

# 常识

独立 理性 读书 思考 批判

## COMMON SENSE

### 特 · 刊

2010年4月11日



专访王红：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 常识

## 特刊

本刊所述，卑之無甚高論，多為常識而已，本刊之旨，實為普及我大學生之自由思考，若覺可怪，實乃當今我大學之常識匱乏也

2010 年 4 月

亚克西标准刊号： YKXI 0000-0000

HX 00-0000/Z

主管/非 四川大学党委

主办/非 四川大学团委

制作出版/《常识》报刊亭

主编/埂上插秧

### 编辑部

总编辑/但少俗人

执行总编/木槿 阿 Q 浅忆 梓睦

策划/《常识》报刊亭

参与/春哥 海哥 什锦 茹毛饮血

云杉 嘉禾 屋莠 和小亲 百折琮

聆枫 汪源 南湖旧友 石坝摸鱼

子池 漂漂 竹风清扬 春山如笑

六月 易思 李庚瑶 蝶瑟星海

酱油人士/雪满钧天 孺子牛 Kplanet

### 网罗我们

人人网账号/ 常识报刊亭 审核中

公共博客/

blog.sina.com.cn/changshibaokanting

### 联系我们

通讯地址/四川 双流 四川大学

江安校区 不高山

文字征稿/csarticle@163.com

图片征稿/csphoto@163.com

### 加入我们

发送基本情况及文稿一篇至

meishanzpj@sina.com

### 封面提供

XiaoZ

### 印刷

缺油缺墨缺纸“三缺”印务

### —————征稿启事—————

1、免投。犬儒类，歌功颂德类免投。

2、欢迎。独立思考，理性批判，嬉笑怒骂类欢迎。

3、不限。文字图片不限，题材不限，风格不限。

4、请寄。文字稿请寄 csarticle@163.com，  
图片稿请寄 csphoto@163.com。

5、无奈。公益刊物，无现金稿酬。来稿者将会接受《常识》每周讨论会邀请，发言。会赠送当期刊物 3 份。

### —————声明—————

1、本刊为一份公益时事读书刊物。

2、本刊是一个仅供发声的平台。

3、本刊立足校园，胸中怀不下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

4、本刊发文，坚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原则。

5、本刊性格开放、活泼、新鲜、宽容，愿意接受一切真诚、符合道德、符合情操、支持人类、支持自然的想法及观点。

6、本刊倡导用扬弃的态度来解读书本，获取新知，武装头脑。

7、本刊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

# 愿我阳光

《常识》编辑部

我们是川大人，不管自不自豪，这是我们的身份。将来毕业时，我们作为产品，从这个学术流水线出去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识别码。

近日，我们厂出事了。我们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起初，我们以为我们是目击者、转述者或者网络围观者；然后，我们以为我们是群众，新闻报道里被表示“情绪稳定”，临时打扫寝室迎接校长大人驾临，按时填写回寝室的记录，听辅导员澄清谣言的波及群体；最后，部分的我们可能还是唱尽量和谐的挽歌的祭奠者；在清明的夜晚，偷偷献花给逝者，燃起烛光却又被遣散的不平者……

然而，我们还被贴有一个最基本的标签，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校园里，我们是同窗！

我们都在此求学，在此排队吃饭打水，一同借书还书，一起围观讲座。于他们，我们不只是打酱油的路人，不只是故事各个版本的创造者和转述者，不只是新闻报道里被表示“情绪稳定”的师生。因而，在悼念逝者、奉上献花和烛光之后，新的不幸接踵而来时，我们又怎能以慈悲的缅怀者自居？

其实，我们都是幸存者。

只要我们是这样一代人：生长的年代世事浮躁、信仰缺失而注定寂寞；

只要我们是这样一代人：缺乏兄弟姊妹，迟钝于别人的痛苦，敏感于自己的忧愁；

只要我们是这样一代人：暴露在应试教育的紫外线中，疯狂生长却不懂得舔舐自己的伤。

只要我们是这样一代人，我们都是幸存者！

如此，同为幸存者，试问，事情发生之后，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是声讨中国教育的功利，是归罪凶手的残忍，是怒骂那些高喊“稳定大于一切”的教育界政客？还是，仅仅是，温和地看待这些外在的不公正，平和自己的内心，让内心洒进更多的阳光？

我们宁愿选择后者，不为其他，因为这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心愿：更好地生活。换言之，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自救。我们应该需要明白自己的险境，身处的危机，

深藏的祸患，并学会如何去面对。

然后，我们说，今天，我们仍然活着，凭的不仅仅是侥幸。

所以，再次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不会故作沉思，不会过分悲伤。

我们会做的，只是依旧一起玩闹，一起搞怪，一起打打酱油，一起相伴相玩。这是我们对生活深深的敬意。我们会于其中明白这样一句话——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就是现在正在我面前的人！我们也会更多的迎向阳光，在阳光下感受生命的活力与幸存的喜悦，做一个努力自救的幸存者。因为，只有我们很好的生存下来了，我们才有资格去救他人。

于是，我们说，在阳光下努力“自救”，才是我们对自己的最大希冀，也是我们做这样一期特刊的最初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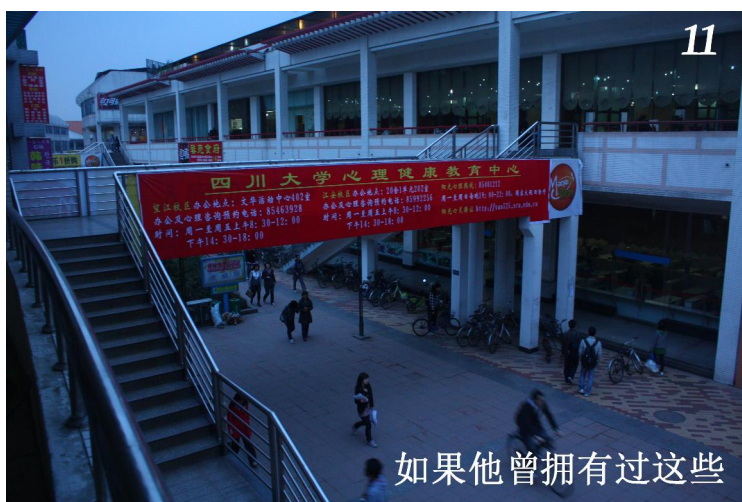
因为作为尴尬的幸存者，我们真的只剩最简单的愿望：

愿我阳光。

希望这也是你的愿望。◎



王红专访



如果他曾拥有过这些



我很重要

## 目录

## CONTENTS

### 封面

图片：  
把“芯”捧在手中

### 愚论

03 愿我阳光

### 事件

05 时间轴

### 访谈

06 王红：  
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  
尊重的

### 素心

09 今晚，我只想暂时用  
追思代替愤然  
10 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  
生  
11 如果他曾拥有过这些  
12 我很重要

### 专栏

13 王道：  
谁不是中国的孩子

### 编 辑

### 有 话

14  
请帮我摆一朵菊花  
拯救自己  
你有准备好一封遗书么  
短章

### 封底

图片：  
湖心岛献花

3月30日

17 时许，一名女生在明远湖畔白石桥一带遇害，另有 2 名男生受伤，悲剧制造者为 2008 级一男生。

22: 05 左右，一则“今晚 9: 30 左右，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工程训练中心外发生一起凶杀案，1 死 2 伤，一名凶手被抓获。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请各位同学做好自我防护，晚上不要单独出门，关好门窗”的帖子开始在校内网和 QQ 群上广泛流传。

22 时许，寝室长收到通知，统计寝室人数。但未说明具体原因。

23: 46，望江楼贴吧吧主“基督山伯爵\_QQY”发帖：“从现在起，谣言贴、恐吓贴，一概删除，不另作说明”此前吧内相关帖子被删。

3月31日

午间至下午，“四川在线”、网易、千龙网、搜狐网、红网、环球网、光明网等证实江安校区发生凶杀案。部分网站在报道中掺杂了不负责任的猜测。

下午，各学院辅导员召开学生干部会议，说明凶案大致情况，并要求不要发表或传播消极言论。

17 时许，学校发布了《关于我校 2008 级本科生曾世杰校内持刀行凶事件的案情通报》

23: 29，央视网播放新闻《川大发生校园凶杀案 1 死 2 伤》。

4月1日

03: 27，“川大凶杀案”位列网易“昨日热搜关键词”第三名。

4月7日

19 时许，江安西苑 18 舍，两名经济学院同学发生冲突，一同学用刀误伤另一同学颈动脉血管，受伤同学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众多住宿区的同学目睹了受伤同学的救治和死亡过程。其间，事件消息、图片在网路上迅速传播。震惊、恐惧、悲哀压迫大家的神经，悲伤感、不安全感加深。

随后，学校封锁了 15 舍到 18 舍的道路，直至 21 时左右，封锁解除。当晚有同学自发献花表示哀悼。

晚 10 点左右，各学院辅导员检查寝室，解释事件概况，并对同学开展安抚工作。

4月8日

8: 18，人民网发表文章《四川大学 9 天内再发凶杀案 一男生刺死室友》，简单交代案情，并指出“目前，学校秩序正常，师生情绪稳定。”

11: 45，四川在线发表评论文章《川大命案吞咽应试教育恶果》，并于 19: 50 发表《川大校园血案警醒我们什么》和《川大十日内连发 2 起血案，命案背后为学校和社会辩护》两篇评论文章。

当晚，川大校长谢和平、多名副校长和部分老师分小组到江安校区各宿舍寝室与同学交流。此后几天里，各学院辅导员以寝室为单位多次与同学们进行交流沟通。

4月9日

08: 51，新华网发表评论文章《川大之痛，荒诞的悲剧里总有错位的人生》。

当晚，《川大人文大讲堂》在水上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热爱生命”。

# 时间轴





王红老师在五台山南台锦绣峰

“在矿难之后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不能说这些措施不到位，但还是不断发生该类事件，这后面是有些必然的。应该说整个社会对于生命意识都淡化了，一味追求速度。矿难之后，我们都在思考，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缺失。那么在我们学校，两起同类事件的发生，也应该促使我们去思考背后的必然。”

## “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

——对话文新学院王红老师

学校两件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两条生命的意外消逝，让我们在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压抑和恐惧。作为学生，我们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纾解我们的情绪。这两件事情表面上也许并没有实质联系，而在这个表面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某种必然呢？我们无从得之。被震惊的同学们只能自己为自己寻找答案，甚至无从顾及其偏颇与否。因为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除了看到同学们脸上隐隐浮现的焦灼不安之外，似乎就只有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学校对外宣传的“目前学校秩序井然，学生情绪稳定”的说辞。我们，置身于其中，有一刻开始怀疑：我真的有那么坚强吗？然而我们确实是“被坚强”了。其实，我们多么渴望在那个时刻，我们亲爱的母校能够对我们除了这样空洞的说辞之外有更多的理解。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学校，我们想要与校长、与那些高层的领导们对话又显得何其困难。因此，我们

认为有必要与我们的老师进行一次对话。这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的老师群体的需要，因为对话，能让我们彼此理解，理解双方对同一事件的看法，疑问，反思。

身在川大，我们很荣幸，因为我们有缘认识了那么多真正具有知识分子良知的老师。我们这次专访的对象就是这其中的一位——王红老师。王老师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相比，唐诗宋词算老几？”她曾这样感慨道。

这期特刊我们探讨的正是关于生命的话题，我们期望能多倾听一些有关生命的真言。在这个有些寒冷的阴郁春日，将这一份生命的温暖和煦，将这面对生活的坚韧与感恩，传递给每一个因直面过死亡而变得有些脆弱敏感的心灵。

### 唐诗宋词算老几？

《常识》：事件发生之后，您特意在自己的课堂上对同学们进行了热爱生命的教育，您说：“和生命相比，唐诗宋词算老几？”请您仔细谈

谈您这句话吧。

王红：不仅仅是我，很多学习文学的老师都这样看。如果要细化一下，则是：文学是人学，较之生命，不要说唐诗宋词，就是诗经、楚辞汉赋，所有的经典都不能与之相比。在生命面前所有的经典都是次要的。有哪一部经典能够跟生命、跟精彩的人生相比？

《常识》：这里有一种“生命大于一切”的理念吧。但是，我们看到社会有这样的现状：生命不足惜，矿难、地震……，死亡的信息扑面而来。在接触这些关于生死的信息时，我们应当如何面对？

王红：首要的是四个字：尊重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生命没有高下之分，没有先救谁后救谁的道理，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同样值得尊重的。两年前的5·12地震以后，我们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对生命的尊重。5·12之后，国家降半旗。我们都非常感动，这是我们国家首次为普通百姓的生命降半旗，不是

因为他有多么重要，不是为一个政治家、一个英雄或者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它为所有在自然灾害中无辜丧失生命的群众降半旗。这只是尊重生命的开端，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我们做得都还远远不够。国家方面，不是三两天可以解决的；从个人方面，正是刚才所讲，和生命相比，唐诗宋词算什么，学位算什么，我们教授、博士、硕士算什么？所有东西，我认为，在生命的面前都是不够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常识》：**您刚才谈到国家和个人方面，现在对生命的尊重都是不够的。那么大学处在中间，它现在做得怎样？它应该怎么做？

**王红：**作为校园里的师生，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除了读书、学习专业以外，应该对自己所处的这片土地、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乃至这个星球，对有关公共利益的东西都应有所思考。若是心中认为这些都与自己无关联，起码都不好称作读书人吧？古人尚且说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你们是汲取了东西方文化精华的一代人，我认为对生命的尊重应从你们这代人开始，起码在意识上应当如此。当事情发生在我们旁边的時候，我们去判断和评定它的前提，就是尊重生命。我认为我们学校同学的态度还是不错的。事件发生之后，我曾在网上看到有同学发帖，说事发之时就在现场，还用手机拍了照片，但他为了尊重逝者，他不愿意公开照片。我对新浪网的最大不满就是它率先公布了抢救照片，它以一个猎奇的心理去看，站在新闻的角度，只是为了吸引大家去浏览。

**《常识》：**后来新浪网给了一个道歉信。

**王红：**是的。但它忘掉了一点，无论做新闻也好还是其他也好，还是应该把生命放到最前面。死者的家属、同学、朋友、老师，包括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看到那样的照片都会

很难受，也会对那些媒体很愤懑。有的同学也发表了一些激烈的观点。而我认为生命在一切事情之上，应当关注生命的所有细节，尊重生命。

### 可以检讨的地方很多

**《常识》：**您听到这两件事情时，第一感觉是怎样的？

**王红：**震惊，非常震惊。重点大学出现学生自杀、意外死亡的事件也不是没听说过。过去听到这些消息，主要是难受，是悲伤；但是这一次发生在自己身边，首先是感到震惊，然后才是伤感。

**《常识》：**两件事情相隔太短，尤其是第二件事情的发生，对在校同学的情绪冲击特别强烈。

**王红：**我们还没从第一件事情回过神来，震惊和伤感还没有过去，第二件事情就来了，其震撼度远超过第一件。从法律角度上讲，很多人会说第一件事情性质更恶劣一些，第二件事情则多少还有些意外的成分。但第一件事情还没过去，第二件事情紧接着就发生，自然会造成更大的冲击。

**《常识》：**网上的相关讨论说，两件事情发生时间如此之近，其中有必然联系。对此您怎么看？

**王红：**我同意有必然联系。有人说第二件事是第一件事的仿效，但我不这么认为。两件事情相距这么近，它是偶然。但是我们作为离它这么近的老师、学生，应该去思考，偶然事件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联系。

我有时候想得稍远一点，比如说我们国家为何不断发生矿难。就像我在课堂上讲的，其实这两件事也是校园里的矿难。在矿难之后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不能说这些措施不到位，但还是不断发生该类事件，这后面是有些必然的。应该说整个社会对于生命意识都淡化了，一味追求速度。矿难之后，我们都

在思考，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缺失。那么在我们学校，两起同类事件的发生，也应该促使我们去思考背后的必然。

这种必然我认为是跟心理、跟我们所处的教育环境是有关系的。这不仅是指我们学校这样一个小环境，而且是中国整个的大教育。这样说，可能有些人认为是神经过敏。但我们去想一些问题，总比不想好。就像你们的问题：校园缺失的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想可以检讨的地方是很多的。

**《常识》：**有人议论这次事件，说作出这样行为的人已经成年，应当负起责任。但我们寻找一个原因的时候，仅仅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吗？

**王红：**我们老师之间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新进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满了十八岁，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个体。按理说他们自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出了事情不能去怪周围同学没有关心，怪老师没有做好心理疏导。老师毕竟不是保姆。但是另一点，从大的环境去看，我们现在的教育在对做人最基本的教育上有缺失。我们不断被告知考试、竞争，但是对于尊重生命这样基本教育的缺失，使得很多进入了大学，本应该很成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心理上还没有断奶。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社会家庭，教育上都有这样的责任。你说怪父母？怪小学？怪中学？怪大学？还是怪自己？这不是一个追究和推诿责任的问题，但是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反思：我们少做了什么。

###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事人

**《常识》：**许多同学是第一次直接面对这样的事件。一些当事人身边的同学有种自责的心态，而其他同学，有的恐惧，有的压抑，更多的是丧失安全感，您对这些同学

有什么建议？

**王红：**第一，对一个健全的人来说，自责是一种负面情绪。当事人周围的同学，不要过分自责，令自己陷入痛苦，这会引引起新的心理问题。与其过分自责，不如亡羊补牢。我去反思应该怎么做，我关注自己之后，就去关注周围的同学。若是在他们的表现中发现什么问题，我会尽全力去关心、提醒他。

每个人都是可以自救的，只是机会错过了。我从那位同学的日志中看到，他应该也是可以自救的，但是错失了机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错失机会了。



**《常识》：**关于心理上的自救和互救，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王红：**根据我和一些年轻朋友的接触看，一个人有爱好、有事情做的时候，他不感到无聊，就不会崩溃，也不会走极端。他既可以爱好读书，无论专业书、闲书还是小说，都是可以的。至于其他如：游泳、郊游、古琴、美食，都是爱好。若是你发现一个人有点什么倾向，你想为他做些什么，能不能去找找能够培养他爱好的东西？出去找点小吃、逛逛、谈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转移他的注意力，有好玩的事就不会让人纠结。不无聊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想自杀。

年轻人爱玩不应该受到过分批评，跟读书相比，生命更重要。

**《常识》：**我们查看4月9号的校园报纸，关注围合新闻，发现所有地方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疑惑所在，

到底该不该做相关的报道，相关信息是否应该对学生公开？

**王红：**我坦率地说，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

第一，不回避；回避没有用，事实就是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事人。

第二，正面引导，在披露这件事的时候注意方式。首先我们不能够恶意猎奇，此外我们也不能够代替法律程序，应尽量正面引导。并且，我们做的是亡羊补牢的事情，所以坦坦荡荡。

第三，要考虑内外。我理解学校对公开信息的态度，因为确实内外有别。同一个事实，纯自然主义的报道和一个充满善意动机的报道是不同的。纯自然甚至恶意猎奇的报道，寻求刺激性场面。善意的报道，考虑到当事人心情以及对接收者的影响，就会有所拣选，尽量做正面引导。我支持一个充满善意动机的实事求是的报道。

**《常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请求吧。可以向同学们推荐一些相关书籍么？或是其他赠言，帮助大家渡过这次事件。

**王红：**（笑）我一直拒绝做精神导师，就不推荐了吧。

就说一句话，珍惜人生中拥有的一切。不管你的人生是富裕的还是贫寒的，美好的还是不那么美好的，都应该珍惜。每个人都应有一个珍惜的态度，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进而珍惜所有人的生命。◎

（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访谈结束后，回寝室翻看王红老师博客“长亭短亭”，读到一篇转帖，本刊特此移作本期“漏网·网漏”内容。（本帖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trackback.asp?BlogID=821593&PostID=22634278>）

## 漏网 ● 网漏

### 难忘的一课（删节）

文 \_ 蜀道扬鞭

今天，老师向我们道歉了，他说，学校发生的事情，让他很是自责，他说，他给我们的关心太少了，他说，我们大家本应该是谈心的朋友！

其实这事儿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他既非辅导员，也不是大家的导师，而且那些让人悲伤的事儿也非发生在我们学院，但他还是说要道歉。他说昨晚知道学校出事后，他第一反应是想跟自己的学生联系，但却发现没有任何联系的方式，这让他很是自责。

今天的课，轻松而又沉重，慵懒而又振奋。他让我们思考文化和生活的关系，提醒我们这些对文学痴迷的孩子，不要为了事业而忘记忽视了生活。

生命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人，睿智的，善良的，给你一份启迪，让你温暖一阵子，来丰富记忆和人生。也许多少年之后，那些亲爱的师友给与你的，不光是铅字的印记，还有闪光的思想，没有豪言壮语，淡淡的，淡淡的，这也就够了！

好好地爱生活，勇敢地向前走吧，给自己鼓励，也给别人祝福，面对多慢的环境和多灾多难的人生，少一些贪嗔痴慢，多一些慈悲宽容，放下一些，也就收获一些！

美丽的春天，行走在长桥上、绿荫间，我们是川大最亮丽的风景！

逝者长已矣，对于生命，我们定要珍惜爱惜——你、我、他——

感谢这位让人尊敬的老师。我们私底下都亲切地称他：阿富！◎



# 今晚，我只想暂时用追思代替愤然

文\_虎子

于是今晚，我决定暂停愤然。

总是想强迫自己去睡下，把纷乱的心绪交由时间去整理，然而，失败了。时常有人问我，是什么支持你喜爱辩论直到现在。我的回答曾有很多，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是，我喜欢愤然起身仗义执言的那些瞬间。

于是今晚，作为一个户口地址在一环路南一段24号（我不敢使用“川大人”这个词，以免引起一些人的愤然）的人很难不愤然。“偶发事件的发生，也是必须符合正态分布的一般规律的，否则，它就不是偶发，而是一种责任性的必然，就必须应该被负起责任来”。这是我在两年前的一次四辩总结时说过的话，今晚，就当做唯一的带有倾向性的发言吧。

接下来我只想转述一段叙事，很巧，这段叙事是今天下午才从王先生那里听到的，它的真实性也得到了我在相关机构值班时阅览的一些非保密材料的佐证。

一些年以前，川大还是会时不时地发生人身意外，那一次，一位研究生在校内泳池中游泳时溺水。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溺水，当事人购票进入泳池发生意外，泳池管理者负有责任；当事人于入学时购买了意外保险，保险公司理应理赔；同时，校方不论是出于“人道主义同情”还是其他盘算，与家属方达成协议，赔偿金额共计数十万。本想此事应该可以就此了结，不想家属方最后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也有点令人意外的要求：希望校方以现金支付全部赔偿，否则不接受此方案了结。稍微了解银行和财经纪律的同学应该知道，数十万的现金支付在正常情况下绝非首选，这不仅涉及到提取此数额现金时银行现金准备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公帐户管理制度的问题，何况，一般人面对这么大数额的现金，最起码也会担心携带时自身的人身安全问题。但家属方坚持这一要求，校方也应之。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今晚我想表达的重点。

在现金送达家属团驻地时，



由当事人配偶以第一继承人身份签字接收。随后，家属团20多名家属立即将全部赔偿款加以分割，在得到相应份额的现金后，众家属立即分头离开成都。此后，据负责接待的学校相关部门人士的回忆，当事人配偶坦言，现金支付确系其他家属团成员意见，他作为少数“外姓”，发言权有限。其他家属担心以帐户划转方式支付后，在财产分割上夜长梦多，故一致同意立即以现金分账。最后，仅有个别家属留下来陪伴当事人走完最后的路。

转述到此为止。作为辩手，我知道举例的风险，任何例子都有多种理解和阐释的可能。而我真实的想表达的，只是一句话：尊重生命最起码的尊严。

生命的意外离世，这种极端事件，足以在最高压的话语氛围中掀起风暴，足以在最冷酷的话语环境中激起热浪，甚至足以引发一场社会革命，这样的事情我们时有见闻。是的，问责是必须的，否则生命的尊严将受到极大贬损；是的，鞭挞是必要的，否则继续失效而无人追问的机制将会在下一个未知的时刻夺走又一个生命；是的，愤然是应该的，否则面对离逝的生命依然的“冷静”将是一种可怕的麻木瘟疫。

然而，生命本身的价值绝不在于引发这样一次问责，这样一次鞭挞，这样一场革命。如果有一天，一个生命的离去将可以换来一次社会进步，如果这是一个选择，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不会选择达成交换。如果我决意献祭自己，那是我行使了对自身的处分权，但我不能选择让他人成为牺牲品。因为我担心，这样的选择如果合法，我的生命，也将无尊严可言。即使生命的离逝与你我的选择并无关联，但维护生命的尊严，应当高于任何促成变革的功用和目的，毕竟生命的价值是不能被简单度量的。

也许在接下来的某天，当时间的发展将某些嘴脸进一步展现，我依旧会愤然起身，不论我们面对的是什麼，以理性说出真相，以坦然的姿态面对所有批评。但是在今晚，在此刻，我只想用安静的追思代替愤然的发言，我只想将一切的追问、思考与变革的诉求交由明天。

对同样善良的人们，我请求你们在明日可能的话语风暴中以善良去聆听和发言。而对于某些嘴脸，我只想说，先让我们为善良和生命祈祷，然后请仔细听好我的控诉，我也将无惧你的任何诡辩。

(图 xiaoz)

# 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节选)

文\_余虹

我们以正义与良知要求法律公平的裁决,但面对悲剧复杂的内涵,我们更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爱与宽容。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他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他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

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这样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

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于是,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33”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32”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的悲伤经验?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这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

尽管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宽恕、大度、以德报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却是一些太过脆弱的美德,它不仅缺乏强大的文化观念支持和信仰实践的支撑,更是在以牙还牙、爱憎分明的腥风血雨中不堪一击。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

惩罚凶手,因为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这种惩罚,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与之相反,如果我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泻恨的方式,恨就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对罪犯,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枪决后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说:“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种种不光彩的社会压力让这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理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姐姐在听到弟弟被枪决的消息后绝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我们会接受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赵承熙的家人就幸运多了。因为在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公众眼里,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更大的受害者。当赵的姐姐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

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

## 衔接

1991年11月1日左右,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校园中开枪射杀了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副校长安·柯莱瑞,同学山林华等5人后饮弹自尽。1991年11月4日,爱荷华大学的28000名师生全体停课一天,为副校长安·柯莱瑞举行了葬礼。安·柯莱瑞的3位兄弟在无比悲痛之时,以极大的爱心宣读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信。

致卢刚的家人:

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巨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她的家庭,邻居,她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属。

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众多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着姐姐在世时留下的美好回忆。

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

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从中一起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

诚挚的安·柯莱瑞博士的兄弟们



# 如果他曾拥有过这些

文  
埂  
上  
插  
秧

西南大旱，成都却稀稀落落地下了绵绵春雨，3月30日的生命离去后的某天，我走在春日漫漫的细雨中，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思忖着，这雨水该会把最后一丝血迹也带走罢。4月7日，又一生命离去，第二天，上完当代小说，走向图书馆，又是细雨绵绵，天色灰蒙，水汽笼罩着这片象牙塔。身旁奔跑着未带伞的人群，一切都这么匆匆忙忙，湿淋淋的寒气沁人。我无心读书，想起现在可能在公安局哭泣忏悔的行凶者。

我在想，在他们未举起自己手中的钢刀水果刀前，他们是怎样的呢。在疯狂逼近他们的那些天，又是如何度过的？

那最终让他走向绝望的几天中，有没有人拥抱过他？有没有人让他坐在自行车的后座，载着他飞奔过长桥？有没有人在读完他刚刚更新的校内状态后，笑言“孩子，你真可爱！”？有没有人轻轻拍拍他的头，对他说“走，吃饭去”？有没有人在QQ上跟他聊过天、开过玩笑？有没有人发短信给他，约他周末去打球？有没有人对他微笑，重重地拍他肩膀说，“这有什么关系呢，男子汉大丈夫，心比天地宽”？有没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嘿，你怎么了？不舒服么？”

在那几天中，有没有一个电话号码被他不断输入手机，又反复删除，一度犹疑着要不要拨通去诉说自己的不安，不满，甚至愤怒？有没有哪一个人的名字被他写在书的扉页上，记在晚上的日记里，一度动念想去和对方痛哭一场？

那天晚上再也无法冷静的他

决绝地拿着刀走出寝室之前，桌上有没有室友送给他的《心灵鸡汤》？QQ上有没有急促呼唤他的“滴滴”声和不断闪烁的头像？从寝室门口到白石桥的一路上，有没有一句轻柔的问候、一个温暖的眼神，使他留恋，使他动摇？

我不知道，在他们身边，有没有人去做了这些细微的事情，有没有人使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而我肯定可以知道的是，在他们持刀挥去的一瞬，邪恶最终战胜善念，仇恨愤怒湮没心里那许多人性的温存。

他们一定曾有过许许多多的失败、挫折、痛苦。可是不管他们还是我们，都知道如何去排解这些情绪吗？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在我们的教育中，不在社会宣扬的主旋律中，更不在我们每天所需面对的教材读物中。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追求卓越”的号召下，不断地进行所谓的“超越”——超越着别人，同时也被更多的人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品尝失望、痛苦、挫败，有时我们愈挫愈勇，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暗处无助地舔舐自己的伤口。我们学习“成功人士”的故事，我们读着被注释着“原文有删改”的文章，我们不断被告知，失败不可怕，你要学会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吃屎喝尿在所不惜，如越王勾践。

我突然有些愤怒了，我们拼命学习如何成功，但居然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失败难过时，怎么为内心流血的伤口止血，包扎；你内心躁动时，怎么平和心灵的深处；你的心像玻

璃一样碎了一地时，又该怎么收拾？

谁曾教过我们，在遭遇问题时，怎样的承担才真正有用？怎样的勇敢才能安然度过？失败，怎样变成成长的力量？内心的不安，怎样能使我们的的心灵更为坚强？孤独，又为何可以使人更智慧？

所有的疑问，没人解答过我们；所有的能使我们身心都健康的课程，我们没有学过。

我们原本以为，这些东西，无关卓越，无关成功，无关升学，因而也就无关我们的教育了。可是，它却无时无刻不关系着我们的生命，一不小心，这些生命的空白便有可能吞噬你整个生命。

我禁不住幻想：如果有人曾经给过他们解答，如果有人在那些天多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不轻易舍弃身边任何一位朋友，一位陌生人，热爱头顶这片蓝天，热爱这片美丽校园的机会，是否会多一些呢？

我停止想象，对朋友感叹。现在，我也仍然希望可以给他们一句轻柔的安慰、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也包括给身边的任何一个朋友，以及陌生人。

希望你也愿意。

(图：阿Q)



# 我很重要

文  
毕淑敏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颈项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易被别人批判洞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位奉献型的女性，与整个家庭相比，我不重要。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分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不重要。

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

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

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

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

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得生机勃勃，绿得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轻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斩斩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地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

俯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惟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淳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

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尖、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他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夜深人静时，手指在揿了几个电话键码后，骤然停住，那一串数字再也用不着默诵了。逢年过节时，她写下一沓沓的贺卡。轮到我的地址时，她闭上眼睛……许久之后，她将一张没有地址只有姓名的贺卡填好，在无人的风口将它焚化。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

我很重要。

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它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们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

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

（图：李庚瑶）





## 谁不是中国的孩子

不乖的孩子被吃掉，听话的孩子活下来将来长大，在坏的体制下释放自己的恶。

近日友人给了首歌，叫《中国孩子》。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低沉而无奈的声音只让我的双耳灌满深不见底的绝望。“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生命的嫩芽刚冒出头来旋即又被掐掉，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和这个社会角力，就成为被侮辱和损害的对象。歌声使人悲从中来，继而在如墨的现实面前双膝一软，瘫倒在克拉玛依的大火中，瘫倒在幽暗可怖的矿井中，瘫倒在艾滋肆意的血液中。

每天一觉醒来，睁开眼，都会有死亡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于是我们把别人的生命直接换算成单调的数字，以免占去太多的心灵空间——俄罗斯地铁爆炸，死了XX人；波兰坠机，死了XX……人们看得最真切的还是那几个XX数字，却没有因此激起丧失同胞的悲悯和哀痛。是空间距离把生命的意义消减了？我想，生命意义不是空间距离的远近所决定的。大洋彼岸，歌手Micheal Jackson的辞世让数以万计的中国人黯然神伤。大人物对信仰者的控制力往往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们影响我们的思想，慢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并镶嵌在我们的生命里。当有一天他们消失的时候，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生命里的某一部分也随之坍塌，出现情感真空，于是我们觉得悲伤、失落、迷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人连MJ都没见过一面，只是通过盗版碟受到了他歌声的“教化”，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情感纽带和寄托。

然而生命意义的崇高也不全然是地位、权势、经济上的强势所铸就的。我们中国人已经太熟悉“大”了，在永远英明光辉如神一般存在的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作为一个集体前行。在途中有人掉队了，有人失踪了，没关系，我们的集体还在，大局在握。我们狂热了几十年，最终厌倦了，才发现无法与眼前这个矛盾丛生、怪诞畸形的社会和丑陋扭曲的自我达成和解。自己的生命完全被消解在集体的意志



王章海，中文系，  
自称：“文化不多废话很多，看书不多看片很多，面对欺凌成群的社会表示压力很大”

里，想起身改变些什么？人已经动弹不得了，嘴还在一张一合，或许在说“重估一切价值！”，但却发不出一丝声响。关于每一个自我，正如贾樟柯所说“无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经历这个时代的个人是不能被忽略的”。个体生命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们用不可复制的创造力、思维力和判断力塑造着世界和历史，他们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元素和根脉所在！萨特也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讲到“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的根本一致性”，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个体的崇高和自由灵魂的最终胜利。

“人生就是一篇荒唐的故事，由白痴讲述，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人生的发端即是空白、即是无意义，需要我们去赋予意义。把五味陈杂的经验填筑在每一段生命的里程中，人生就在岁月的沉淀中发酵，在时间的打磨中明晰。

有人说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史诗，然而个体生命的遭遇又比任何史诗都要曲折动人。我想这世界上只有荒谬的生命，而没有纯粹无意义的生命。我们苦苦追求生命意义的同时其实也在“生产”意义，只有当最终形成自我的逻辑和价值观时，这种获取生命意义的满足感或许才能达成。这使我想起了《查拉斯图如是说》中骆驼、狮子与巨龙的隐喻，骆驼驮着前代的诸多观念和命令而感到沉重不堪，遂变成狮子企图战胜巨龙，狮子说：我要。巨龙说：你应该。狮子想要反抗这种压制和权威，想要创造理想中的价值，于是变成了小孩子，成为生命的初始形态，摆脱了一切固有陈腐的束缚。所有朽败的事物在他面前分崩离析，因为你无法唤起一张白纸对色彩的回忆。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中国孩子。是的，他们所面对的巨龙正张牙舞爪一点点地吞噬着尚有亮光的前途。不乖的孩子被吃掉，听话的孩子活下来将来长大，在坏的体制下释放自己的恶。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别把未来的希望吃得干干净净。

不平则鸣，四月，听编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 请帮我摆一朵野菊花

文 \_ 什锦

又是一个夜晚到来。日月升落不会因为地上的任何事而改变。想必白石桥下，十八舍门口，早已没有了血迹。

但人们心里呢？

生死两隔，死的一方反而比较轻松。什么期望，什么不舍，说断也就断了。见证了死亡的存活，痛苦大于死亡百倍。白发人送黑发人，子欲养而亲不在，都是想想就会心痛的场景。况且，行凶者本身并非丧尽天良之徒，冷静下来时，想到一条人命被自己毁掉，会毫无恐惧，毫无负罪感吗？

死者可以往生。生者，如何渡？愤青情绪高涨如潮水。

到底是有办法的。不知是何时的照片，事发地点昏暗的灯柱下，一束小小的鲜花。昔日好友？同班同学？抑或是陌生人？相片没有更多的讯息，但已足以扎漏眼前鼓起来的愤青脾气球。受害者有灵，会不会回来徘徊我不清楚。但，悲痛中的人看到，总是一种辛酸的宽慰。

渡，也要靠自己。

所谓恕，既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短期内释怀不可能，但死者长已矣。一遍一遍强迫症似的检阅回忆，不如放过自己。有人说第一起命案的凶手是马加爵一样的人，从对生命渴望到迷惘到绝望最后被逼上梁山。而第二起命案的肇事者完全没有更多可以叙述的。事实如何，旁人无从说。但，总能相信，在行凶者的身份之外，他们还有着一些别的什么。触法之处，自有法网相待。当他们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希望别人能够放下这块石头，继续向前。揣在怀里让芥蒂生根发芽，不如放在死者往生的地点，变成一束鲜花。

## 你有准备好一封遗书么

文 \_ 云杉

当死亡离我们这么近的时候，你有随时迎接死亡的准备么？

不是在说什么大义凛然的话，也不是要为理想信念而牺牲，就仅仅是在每天出门之前，你有将遇到飞来横祸，路死街头的觉悟么？世界有那么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交通事故、凶杀、意外，莫名其妙的死亡。

好莱坞电影大肆渲染的结果让很多人有一种这样悲情的美感，非要在悲壮的时候表白才显得意味深长。殊不知，这样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徒添活人的烦恼。何苦呢？活着，就要做好活着的事儿，该爱就爱，该恨就恨。当死了的时候，干干净净，爱恨情仇全都带走。像鲁迅说的，“等我死的时候，（我的敌人）我一个也都不原谅”。我以为这才是洒脱，这才是活出了真性情。

一个人，当他死了的时候，那就是死了，没什么之后，没什么将来，更没什么泉下有知，更没什么阖眼瞑目。

一切道德伦理惩治平反都是安慰活人的，和死人无关。死了就是死了，一个人，到此为止。

我非不信死后有世界，也非不虔诚地看待宗教，质疑他们的天堂地狱。但我依然认为，人死了，投胎转世也好，进入轨道轮回也罢，都是另一个次元另一个世界，与此时此刻的世界无关。

就因为知道有一天会死，才要更努力地活着，每一天醒来照镜子的时候，想一想如果今天自己将面临死亡，那本来今天将要做的事情还有意义么？哪些事情才是你真正想做的？哪些事情才是更有意义的？当你可以坦然面对死亡的时候，当你视死亡为一个亲近的邻人的时候，他就会鞭策你，让你重新看待很多事情。

然后让你，更加努力地活下去。

## 拯救自己

文 \_ 六月

有一种恐怖是身临其境的恐怖，事件过后人人自危，都害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刀下之魂。接着，在耳闻目睹了受害者同学和母亲的悲痛欲绝后，除了同情、嗟叹，我们想到的是如何不要让自己的悲剧在自己的同学、父母身上上演。是的，人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所以当感到切身安全受到威胁时震撼的力量格外强大。难怪俄狄浦斯王开场就说：“你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悲哀，不为旁人”。

然而可怕的不是人人自危，而是高高在上地空发议论，而是漠然视之心中无一丝震颤，如果每一个都能从此出发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对生命怀有更大的敬畏与尊重，那么两个生命至少能在我们脑海长敲警钟，而不是无声无息地逝去，虽然这代价如大家所说实在是太大。

赫尔岑在《彼岸书》里说道“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全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在激烈的批判和情绪冲动之后，也许这句话会给我们一点启示。

## 短章

文 \_ 子池

假如人是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那么任其选择自己的终结方式也是其自由，比如选择牢狱，选择刑场。但是如果在他发挥这个自由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损害了别人做自由选择的权利呢？这种两相矛盾的状况，解决法子，庶几在于心里的拿捏。可是当这颗心被魔鬼控制时，又将怎么办？

大概还留下来至少一种选择，即是尊重生命，视生命高于一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皇帝，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做“暴君”。因而，我愿意梦想一番：愿“暴君”不再产生，或者至少当他意欲施暴发挥其威权时，能够成功地遇上当头一棒。

电子版说明：本栏页面限制，字体较小，您可以放大比例阅读，谢谢。



献一束花的意义：爱与宽恕

摄影：木槿

